

毒血之战

[美] L·A·班克斯 著
张愉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天地之间惊现影者之舞
人界险恶 魔界疯狂

血腥
之月

CRIMSON
MOON

I



YZLI0890117443

毒血

BAD BLOOD

血腥之月 ❶ 毒血之战

[美] L·A·班克斯 著
张愉 译



YZLI0890117443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腥之月·毒血之战 / (美) 班克斯 (Banks, L.A.) 著; 张愉译.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09918-8

I. ①血… II. ①班…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7029 号

Bad Blood © 2008 by Leslie Esdaile Bank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 St. Martin's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1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5—2009—146 号

BAD BLOOD 血腥之月·毒血之战

作 者 (美) L·A·班克斯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9.75 印张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9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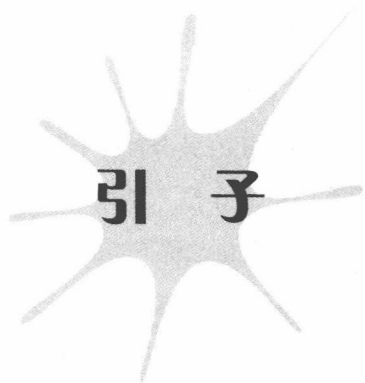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10
第二章	38
第三章	59
第四章	74
第五章	98
第六章	115
第七章	138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77
第十章	200

第十一章	216
第十二章	234
第十三章	251
第十四章	270
第十五章	288
后记	306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门开着哪！”萨莎连头都没抬，就喊道。她盯着客厅地板上那一堆零件，已经被手里攥着的一沓说明书搞得晕头转向了。

她知道是她的同伴们，从他们重重的脚步声和喧闹的嬉笑声就听得出来。眨眼间他们两个就会像一对狼崽一样挤进门来：伍兹自负的迷人笑容和费舍那张可爱的娃娃脸。

当门“砰”地打开时，萨莎抬起头，再大的怨气也都消失无踪。这一对活宝，就像正负两极一样完美的互补。面对他们，她只有微笑。

费舍个头很高，身材瘦长，长着肯塔基人的一头金发和世界上最幽蓝、最亲切的眼睛。她比他大两岁，把他当做小弟弟看待。可一旦打起来，费舍勇猛无比，而且永不退缩。被某些神秘世界的东西围攻时，他可是跟你并肩作战的最佳搭档。

“我闻到了比萨饼的味。”伍兹连声招呼都没打，就径直进了厨房。路过萨莎身边时，他冲她绽开了笑容。“啤酒，我敢保证，在冰箱里，是吗？”他回头看着她，挑了挑眉毛，给她一个飞吻，“我们有权利看电视，因为你让我们在黄金时段干活。”

“留着去酒吧里找美眉时用吧。”萨莎取笑道，暗地里却为他决定留下来看比赛而高兴。要是伍兹留下的话，那么费舍也不会走……而且她相信伍兹在周六晚上有的是其他地方可去。

伍兹是绝对的帅哥，棕色头发，黑色眼睛，宽阔的肩膀，体形强壮。他身着蓝色军装时更显得英姿飒爽。萨莎知道在西弗吉尼亚有无数的女孩等着做他的女朋友。该死的，在整个丹佛也到处都是。

“OK。再跟我说一遍，为什么一位海军陆战队培养的三角洲特种部队队员、变种人控制组成员、受过高度训练、超级聪明的女孩，需要整个小组的成员在周六晚上来给她组装宜家的书架和音响柜？”伍兹从厨房出来，一手拎着两瓶啤酒，一手举着一块意大利辣香肠比萨，边嚼边说。

“因为我想在咱们下次出发之前把它们装好。我讨厌干了一半就走。”她争辩道。

“你得了强迫症，特鲁多。”伍兹说，“你知道吧？那是一种病，就是你说的要在出发之前把一切都布置好的迷信思想。”

“噢。要是你们对付不了这个安装说明的话，也只能这么说了。”萨莎跳起来，到厨房去给自己拿块比萨。

“你听见有人挑战了，费舍？”伍兹朝费舍笑笑，递给他一瓶啤酒。

“变种人控制组不仅听见了而且接受这个挑战。”费舍说道，一边向中尉敬礼，一边大笑起来，然后伍兹也跟他一起狂笑。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队里的二把手还需要助理，不过只要有喝的，管他呢。”伍兹说。

萨莎没有回嘴，而是咬了口比萨，眼睛骨碌碌转向费舍，又引得他一阵大笑。其实，必要的话，她自己能把家具组装起来，并把组合柜搬到房间的另一端去。可是问题不在这儿，她一直心神不安，想在各自得到新任务之前，跟他们多待一会儿。而且还有一个不是太小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当你要组装一套时髦而价格不贵的家具时，总希望有人陪你度过这一段痛苦的时间。特别是在周六的晚上。对啊，她也需要找点事儿做。

“因为这是个阴谋。”她终于开口道，并不在乎伍兹和费舍开心的取笑。他们俩又在冰箱里找到了更多的啤酒。“根本就没有L形扳手。我发誓里面有十五种不同尺寸的螺丝刀，而且看起来都一样，真让人受不了！”她低头看着脚边那一堆螺母、螺钉、螺丝刀和垫圈散落在地板上，几乎咆哮起来。

她的两位组员得意地笑着，碰了碰啤酒瓶。费舍嘴里塞了过多的比萨，腮帮子鼓得像只松鼠。

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笑声，萨莎转过身，看见罗德·巴特勒走进了她的公寓。他们英勇无畏的头儿来了。罗德在小组里是头一号，原因显而易见。他个头很高，至少有六英尺二英寸，虎背熊腰，肌肉发达，一举一动都散发出掌控身边每一个人的力量。他有一双摄人魂魄的绿色眼睛，火红的头发代表着他的爱尔兰血统。他并不是很英俊，可是举手投足都流露出性感的魅力。

罗德站在门口，低声笑着，边脱下短夹克，边摇头。“特鲁多，你知道我从来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对吗？我打算一直取笑你，直

到你漂亮的黑发变成灰白色。”

萨莎朝他伸出了中指，然后把说明书拍到了罗德坚硬如石的胸前，彻底被他眼里的快意和俊俏的唇边带出的一抹坏笑惹恼了。这种拐着弯儿的赞扬显然比他们平时兄妹般的玩笑多了些意味。她恨不得走过去扯一把他的头发，可是想想又改了主意。

他们一直保持着大哥哥和小妹妹、导师和被保护人的关系，可是最近罗德似乎对另一种她还无法确定的东西产生了兴趣。这在一个行动小组里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像他们这样一个小型的战术小组里，最好保持明朗、中性和纯粹的战友关系。她从地板上抓起更多的说明书，不理睬那两个家伙的揶揄……也不理睬罗德盯着她弯腰并一直停留在她屁股上的目光，直到她觉得脸在发烫。

“让我看看。”罗德说着，走到她身边，抢走了她手里皱巴巴的说明，“你只要——”

“当心点，头儿。我们刚来一会，她已经快把我们逼疯了。你看看那座比萨斜塔，”伍兹大口喝着百威啤酒，然后用瓶子指了指那摇摇晃晃的组合柜半成品，“她很可能把矛头指向你。”

“哦，天哪。你不应该说‘比萨斜塔’。”萨莎闭上眼拍了拍脑门，伍兹举起那巨大的盒子，当飞盘一样扔给了罗德，“那是比萨城。嘿，留神地毯！”

“我错了。”费舍刚打开一瓶啤酒，泡沫洒到了地毯上，他笑着拿他的T恤衫蹭了蹭。“但是，嘿，特鲁多，我们不像你看完了那复杂的玩意。你来当指挥官，伍兹和我只需要按照命令干掉它。”

“骑士已经死了。”伍兹含着一嘴的意大利辣香肠比萨说，“咱们上次执行任务中把那个笨蛋炸飞了，对吧，费舍？很高兴我们再次

动身之前还有几个星期可耍。”

费舍举起酒瓶，咧嘴笑着向中尉致敬。

罗德靠着墙，打开比萨盒子，扯下来一块。“你是说你们三个中间，没人会把A零件和B螺丝刀搭配起来，把这套家具装好？下次再派我们去执行爆破任务时，一定要记得提醒我这事。”

“噢，如今这家伙也会开玩笑笑了。”费舍说，恶作剧让他蓝眼睛里闪耀着挑衅的兴奋。“我可以热启动任何东西，但我不做家具。太婆婆妈妈了。C—4和手机，我更在行。我赌五十块，一定少了什么零件。”他用手指挠了挠金色的头发，瘦长的身体在地板上做了一个帅气的仰卧起坐，朝罗德笑着。

“哦，又来了……”伍兹哀叹道，目光流露出同情之意。

“每次玩牌你都被别人教训，费舍。你什么时候才能长记性？老兄，别跟英勇无畏的头儿打赌。”

当罗德的表情出现变化时，萨莎就想用头撞墙。认识罗德·巴特勒上尉的人都知道，只要他露出那副饥饿的样子，他们就将面临一个漫漫的长夜。罗德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绝不放弃。“求求你们，各位，把那个组合柜和书架装好，那是一个女人全部的要求。我给你们买了吃的，还有啤酒。”

“会搞定的。”罗德说着，看了她一眼。那目光不仅让她浑身一颤，更令她紧张。他从来没有那样看过她。目光里没有一点手足或朋友之情。

“让真正的专家开始工作吧。”伍兹说，“你不是最喜欢挑战吗？”

月光在公寓里洒下一道亮光，BOSE音响传来刺耳的重打击乐。每次她抬头张望，罗德的视线都紧追着她的眼睛，令她心神不定，

只好转移视线。他们的关系如此突然地发生改变让人紧张不安。

为了避免任何尴尬的视线接触，她尽量待在他们三人的外缘。三个家伙正手脚并用地趴在地上，以团队合作精神再次把零部件分类，同时无情地互相挤兑着。她看见罗德扫了她一眼，然后望向窗外那轮银盘，仿佛中了催眠术，连时间都被凝固住。她感觉他们的玩笑声逐渐模糊，声音越来越远。她的额头紧张地渗出了汗珠。罗德需要用药。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或许她也需要用药了。

“特鲁多在执行任务，头儿。所以别怪我。”伍兹喝着啤酒说，“问她干吗非要今晚干完。”

“说到任务，我收到了命令。”

大家都看着罗德。

“伍兹、费舍和我两天后去尼加拉瓜。冈萨雷斯、约翰逊和谢尔文也加入小组。特鲁多不参加本次任务。明早六点向基地报告时，我们会收到任务的详细说明。”

“两天后正是满月的日子。”萨莎惊讶地说。满月时他们总是处于监控之下，被接上各种机器做测试。然后就是艰苦的训练任务，但都是在离基地不远处的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更糟的是，小组要分开行动，她没有收到跟他们一起行动的命令。她搜索着用词，尽量抑制住语气里的担忧：“那么说这次他们在满月那天派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发生什么事了？”

“这只不过是第一次。”罗德说，“我想他们终于认为我们能胜任了。”他的声音里有点挖苦的意思。无论何时，当上级觉得有必要收紧缰绳时，罗德从来都无法保持冷静。“而且，”他微笑着对萨莎说，“你能胜任，对吗？”

“你这可怜的家伙。”她心想，脸颊开始发热。

为了转移注意力，萨莎双手放在腰后，用自负的口气来掩饰自己的担心，“噢。那么你们最好开始动手干活，因为我可不想完成任务后再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罗德又冲她一笑，抬手敬礼，“你们都听见了。咱们开始吧，先生们。”

几个人又趴在地上开始分类整理零件。

“还要人啤酒吗？”她回头朝厨房走去。

“拿三个。”伍兹在她身后喊道。

“收到！”费舍说。一个小螺母滚到了沙发底下，他低声骂了一句。

“该死，费舍！”罗德勃然大怒。大家都惊呆了。“怪不得我们没法把这破玩意装起来！”

罗德瞬间站起了身。他从蹲伏的姿势一跃而起，速度之快令萨莎瞠目结舌，连冰箱门都忘了关。一片沉寂，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怒火中烧的巴特勒。“要是你不停地把配件扔到家具底下，怎么他妈的还能指望跟说明书上的零件对齐？”

萨莎惊恐地看着罗德砰的一声掀翻沙发，抓起滚落的螺母。可怕的寂静充斥着房间，刺耳的音乐仿佛是远方传来的背景噪声。

“罗德。”萨莎尽量平静地说，缓缓地靠近他，“你上次用药是什么时候？”她的心怦怦乱跳，在牛仔裤的后兜上擦干湿漉漉的手掌。她的佩枪放在卧室里，她可没有在自己家里开战的心理准备。她心里在高声祈祷：但愿药物有效。

“我不需要用那该死的药。我得把这个破组合柜装好！”罗德喊道，红润的双颊开始变深。

“我冰箱里有一剂。”她用平稳的口气说，慢慢走向罗德，而伍兹和费舍也在慢慢地远离他。“我们都得用药。我们都被传染了。这是规定。”

“忘了那个赌吧，老兄。”费舍紧张不安地说，“算了。”

“不行，不能算了！”罗德喊道，开始在屋里踱步，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咱们打了赌，现在就干这该死的活。打开窗户，行吗？让那病毒见鬼去！我不需要用药。我没事。”

罗德一拳打在身边的墙上。萨莎手疾眼快，一把抱起了鱼缸，否则金鱼弗雷德将难逃一劫。再晚两秒钟，可怜的弗雷德就成了间接的牺牲品。

“打开窗户，伍兹。”萨莎迅速给吓得不敢动弹的中尉下了命令。她的神经高度紧张，机械地迈开脚步。

看见罗德搓了搓脖子后面，闭上了眼，她的肌肉才恢复了常态，她赶紧冲进厨房，猛地把弗雷德的鱼缸放在餐桌上，鱼缸的水溅出来了一些。她努力稳住发抖的手，取出一个黑色的医药箱，里面有预先装好药水的注射器。她一只眼盯着针头，举到灯下，轻敲了几下确保里面没有气泡，然后把一点药水挤到水池里，另一只眼看着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和一个处于潜在变形危机的人旁边的伍兹。他离窗户太近了，很危险。

罗德的橄榄绿色 T 恤衫紧贴在他的背上，被汗水浸出了一个深色的 V 字。他撑着两侧的窗框，大口呼吸着，双目禁闭，脸庞沐浴在月色中。

“很抱歉，费舍。”过了一会，罗德说，“你知道我多么痛恨所有打败我的东西，所以我欠你五十块。”

“我说过的，算了，老兄。”费舍平静地答道，眼里却满含心痛。他的表情告诉大家，他明白罗德的最后一句话是承认被宜家的家具所打败。可他真正指的是他们的血液里都秘密携带着的那种东西，那种使他们结为一家人，组成狼群队的东西——他们共有的病毒。

萨莎朝深受他们敬仰的指挥官和兄长走去，用手指碰了碰罗德的胳膊肘以示提醒，然后用一块冰凉的酒精棉球擦了擦他的胳膊内侧，迅速把针头扎了进去。以他目前的心境，他很可能一怒而起，可他只是看着她，眼神里混杂着羞愧、对自己的怨恨、徒劳无用和他们没有说出口的那种感觉。她知道一定是月亮的缘故，此时她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糟过，”他安静地承认道，“你的沙发和墙……很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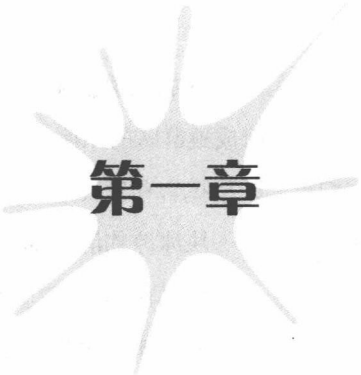
她低头看着他的胳膊，用棉球按住，然后拔出针头，让他弯起胳膊。“没关系。没人受伤，也没弄脏。”

又是那样的目光……如同一张厚厚的毯子悬在他们中间。

“停喝啤酒一小时。”伍兹试图嫁祸于啤酒。没人愿意提及病毒或者自己人的死亡。“别担心，特鲁多，我们会征服它的。嘿，装一个组合柜还需要几个狼人？”

“最近月亮总是让我闯祸……甚至当它只是快变满时。”罗德的声音因愧疚而有些发干。他僵硬地从萨莎身边走开，朝被扔在一边的家具走去。

只有当罗德·巴特勒离她更远一些时，她才能呼吸。



第一章

朝鲜……四个月后

萨莎趴在山脊上观望，冰冷坚硬的土地硌得她的身体生疼。灰尘和寒霜加重了她的疲惫。她原本浅褐色的皮肤上涂了一层黑油，波浪般的黑发梳到脑后简单地打了个结，用橡皮筋扎住。

她粗重地喘着气，在深蓝色的夜幕里看得到自己呼出的白气。肾上腺素让她手臂上的汗毛直立，后颈上的头发竖起。三十年前哥伦比亚灾难的爆发让人类开始意识到超自然物确实存在的事实。

发生在郊外半山腰的大屠杀扩散到了巴拿马，并进而血溅整个亚马孙盆地，被肢解的人类躯体遍地皆是。此类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芝加哥和纽约的街头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他们说那是为了毒品的战争，是当地垄断集团的疯狂之举，只有这种说法才能让普通百姓晚上睡得着觉。

她从来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一种怪物比另一种更坏，不过那些人正是她的目标。不可否认，她的敏感度不是很高。如果有人干了坏事，上司下达了命令，她就会坚决摧毁目标。在她看来，人类做的坏事与超自然物干的坏事没多大差别。幸亏人类科技已经足够进步，终于能够整理那些神话传说，并且能追根溯源古老文明在很久以前就试图告知后代的一些故事。然而，今晚，她的任务非常明确——干掉那个小子。

期待在她体内聚集了躁动的能量，让她自然而然地兴奋起来。如果不是感染上了狼人病毒，她可能永远不会受雇于这份疯狂的职业，当然也将错失一辈子的惊险生活。

被汗水湿透的身体散发出淡淡的光泽，她伸出舌尖舔了一下咸咸的上嘴唇。五英尺七英寸的身躯热血沸腾，追杀猎物的欲望使她四肢的肌肉紧绷，突如其来的痛感让她差点叫出声来。不过她没有发出声音。在从海军陆战队的精兵中挑选出来组建而成的特种部队里经受了多年的军事训练，这让她得以全神贯注于目标和任务。但是没有什么能跟把所有的训练应用到实际行动中相提并论。她和她的小分队就是为此而活的。为了此时此刻。

她放下了夜视镜。圆月当空，用不着它们了。等待出击的时候，身体里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在折磨着她。二十五年前，她甚至还没出生，政府就了解到超自然生物的真实存在，以及的确有生物沿着其他空间的边际滑行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工作就是把它们打回到它们来的地方去。而且作为一名战士，她必须确保没有人会帮助它们逃脱。如今，有个国家的敌人企图打破这一规

则，利用它们的基因创造一种生物武器。

“今晚没戏，您还是另做打算吧。”

她眯起眼睛，研究着缓缓移动的护卫车队。那个丧心病狂的狗杂种真的抓住了一个活的狼人，她闻得到顺风而来的银质密封箱的味道。一定是车队中间备有厚装甲的那辆车。这并不难猜，那辆军用卡车上下颠簸着，一阵愤怒的号叫声在山谷里回荡，打破了她的入定状态。

萨莎舔了舔嘴唇。距离她上次用药已经过了十二小时。吸血鬼善于耍花招，一旦拥有了智能，他们会偷走一切吸引他们的东西。显然她的针剂引起了杰弗的兴趣。不幸的是，那药也是预防她体内的狼人病毒爆发的必不可少的力量。不过如今她的小组已经习惯了。他们都是由于被狼人抓伤或咬伤而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政府根据医院的报告或警察对幸存者的笔录找到了每个成员，并拿他们当实验老鼠一样进行研究。

从他们所见过的资料来看，天生的狼人是一种纯粹的、狡猾的、野性十足的危险动物。他们长得与狼相似。从类固醇上看，他们应该是全身黑色，直立行走的。这是他们唯一的外形。他们都很狡猾，知道如何隐藏自己，而且身体强壮有力，动作迅速，有食肉的倾向。

所以说她这个小组还算幸运，有了药物，他们没有变形。

车队里不断传来的号叫声让她的喉咙发紧，她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回应那野性的呼唤。因为朝鲜本身没有狼，即使亚洲、北美洲和北欧有，以同样的方式应答也不是个好主意。

她用手指梳了梳头发，等待着引爆一系列炸药的最佳时刻。该